

# 論當今社會思想危機的根源



哲學的混亂從來就意味着社會思想的混亂。如果把人類的思想比做海洋，哲學思考大約是其中最深層的難以觸及的底部。在歷史上，海洋的表面有時陽光燦爛，平靜如畫，有時卻風雨交加，波濤洶湧，但在海底深處卻幾乎沒有甚麼感覺。但反過來，一旦海洋深處發生了某種騷亂，那麼人類思想的動盪將會延續很久很久。

——金觀濤：《人的哲學：論「科學與理性」的基礎》<sup>①</sup>

## 一 2020年的世界

在《二十一世紀》雜誌創刊十周年和二十周年之際，我兩次撰文討論：人類的新世紀是甚麼樣的？在新的世紀，人類又會擁有怎樣的「世紀意識」？我指出：「二十一世紀意識」的形成是基於對二十世紀歷史的批判和反思，它包括告別革命、確立市場經濟無可懷疑的正當性、工具理性和普世人權被世界所有民族接受等。但與此同時，也有一種變化正在侵蝕這種意識的基礎，即太平盛世的常規化使得人類正在忘記過去的苦難。我還進一步發問：一旦「二十一世紀意識」形成的前提不再存在，那保存了驚心動魄的二十世紀歷史的當代觀念系統又會變成甚麼呢<sup>②</sup>？在《二十一世紀》創刊三十周年之際，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和世界亂象叢生，這一切似乎有了答案：二十一世紀人類在思想上將退回十九世紀。

2020年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在這一年，新冠病毒在全球範圍內的流行，不僅導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還使得世界進入了罕見的「大封鎖」狀態，全球經濟活動也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之中<sup>③</sup>。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無政府狀態。法國

\* 本文改寫自筆者《真實性哲學（歷史篇）》（待出版）一書的序言，特此說明。

和英國在隔離檢疫規則上爭論不休；美國則繼續為貿易戰磨刀霍霍。儘管在疫情期間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聯儲貸款給他國央行——但美國並不願意擔當領導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拋棄全球化。」<sup>④</sup>正是在疫情期間，英國正式脫歐、「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反種族歧視運動正在撕裂美國……其實，新冠病毒並沒有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威脅。和歷史上發生過的傳染病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但奇怪的是，其對人類思想的衝擊尤如滔天巨浪，並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從此人們再也不珍惜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教訓，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擋，很多人的心態回到了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是現代民族國家急劇擴張的時代，將民族國家利益視作至高無上，把人類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帶來的災難導致懷疑現代性思潮的流行；為了對抗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興起，其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人類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失去了幾千萬人口，並飽受極權主義統治之苦。經歷了慘痛的二十世紀，人們才審視了第一輪全球化、現代性、民族國家、民主價值等問題，吸取了極權社會興起的教訓，反省了市場經濟的成功和所帶來的問題，重新建構和完善了現代價值體系，這就有了第二輪全球化。

然而，經歷了三十年太平盛世，經濟和科技有了驚人的發展之時，歷史似乎又在重演。面對第二輪全球化造成的問題，既有的社會與政治哲學、治理與整合的經驗都失效了。作為「自由主義聖地」的美國，也退回到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時代，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思潮日益流行，其標誌就是特朗普(Donald J. Trump)上台及其「美國優先」政策的提出。而這些事件背後更深層次的危機是：事實本身的公共性正在瓦解。借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說法，目前「幾乎所有權威的信息來源都遭到質疑，並受到可疑的、來路不明的事實的挑戰」，「民主制度面臨全面困境的直接產物是，無法就最基本的事實達成一致，美國、英國及世界各國無不如此」<sup>⑤</sup>。沒有共同價值的全球經濟共同體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即便知道民族主義至上會帶來不斷的衝突甚至戰爭，後果將是文明的倒退，二十一世紀人類在思想上還是退回到十九世紀。

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回顧二十世紀另外兩件大事。一是二十世紀科學革命，特別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出現。幾個世紀以來，人們見證了顛覆性的科學革命相繼發生，從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牛頓力學(Newtonian mechanics)再到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大家一度樂觀地相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還會有新的科學革命，但事實上並沒有出現<sup>⑥</sup>。換言之，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現代科學的最終基礎，但對於為甚麼這兩大理論是現代科學的基石，哲學家知之甚少。二十世紀的科學哲學家——從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波普爾(Karl R. Popper)到庫恩(Thomas S. Kuhn)，他們對於科學革命的解釋最後都被證明是錯的，二十世紀對「甚麼是現代科學」的哲學探索都以失敗告終。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失敗與第二輪全球化中思想和價值基礎遭受挫折是一對孿生兄弟。